

国际共运导师与活动家的故事之六

唐兴明 乐萌 主编



全八册

**魏德迈的故事
左尔格的故事
波立特的故事
福斯特的故事**

张忠耀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冯世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共运导师与活动家的故事/唐兴明,乐萌主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7

ISBN 7-80136-110-5

I. 国… II. ①唐… ②乐…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9902号

国际共运导师与活动家的故事(全8册)

唐兴明 乐萌 主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1929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35号

电话:(010)62581570 传真:(010)6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春雷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 20印张 400千字

1997年7月北京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册

ISBN 7-80136-110-5/K·97

定 价:28.00元

目 录

魏 德 迈 的 故 事.....	1
结识马克思.....	2
工作在白色恐怖下.....	7
新大陆的播火者.....	12
战地司令官.....	18
左 尔 格 的 故 事.....	21
青少年时代.....	22
起义军中的左尔格.....	26
流 亡 岁 月.....	31
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友谊.....	35
波 立 特 的 故 事.....	40
少年时代的故事.....	41
青年时代的经历.....	50
反战罢工的组织者.....	58
福 斯 特 的 故 事.....	63
童工福斯特.....	64
流浪与工作.....	66
与内外部的敌人作斗争.....	77
再版后记.....	83

魏 德 迈 的 故 事

结识马克思

1844年，塞纳河畔的巴黎，马克思的寓所来了一位年轻的客人。当听说这位来访客是来自故乡德国时，马克思高兴地接待了这位青年人。这位青年面色红润，矮壮结实，一副雄赳赳军人气概，马克思从此人的目光里看到了正直、善良、诚挚和深沉。直觉告诉马克思，这是一位可信赖的朋友。

这位专程由德国威斯特伐里亚省赶到巴黎来拜访马克思的年轻人，就是后来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友以及马克思主义忠实的传播者的约瑟夫·魏德迈。但一次短促的会面并不能建立起深厚的友谊，马克思需要时间来观察这位普鲁士政府官员的后代。

魏德迈出生于德国威斯特伐里亚省的闵斯特。它位于多蒙德——埃姆斯运河的河畔，是德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也是一座文化荟萃、历史悠久的古城。

魏德迈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中学毕业后就进入柏林陆军大学，接着进入普鲁士军中，成为职业军官。在当时的普鲁士，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几乎就是官运亨通的代名词，照此“定例”，凭魏德迈的才干，他的面前铺现的是一条步步高升的幸运坦途。然而，在科伦军中服役的炮兵中尉魏德迈却受到马克思担任主编的《莱茵报》的革命民主主义进步思想的影响，走上了为社会民主、自由而奋斗的道路。

当时，魏德迈所接近的人物如奥托、吕宁（魏德迈妻子的兄弟）、鲁道夫·雷姆佩尔、尤利乌斯·迈耶尔等人，都是用唯心论代替唯物论，用人性论、人道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宣扬阶级调和、阶级合作，反对被压迫阶级起来革命的，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以当时的魏德迈还不具备一个真正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条件。直到1844年在西里西亚爆发了纺织工人起义之后，魏德迈才感到，没有

行动的、“纯”哲学的空谈，无益于解决工人运动日益增长的需要，从而致力于公开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他瞒着他的长官，为《特利尔报》撰稿，该报对他写的评论通讯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希望他为该报担任编辑。1845年，魏德迈考虑到编辑这个职务可以使他能够便利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并可能促进工人阶级运动发展进程，而且，普鲁士军官的地位也和他的见解极不相称，于是便毅然辞去了军职，去做“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影响下的《特利尔报》的副编辑，从此结束了他“灿烂的”仕途。

在《特利尔报》，魏德迈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宣传的活动中，而且，为使他的宣传活动能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他还积极从事争取出版和言论自由、反对普鲁士政府推行的出版检查制度的活动。然而《特利尔报》却不能容忍激进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多次要求魏德迈采取温和、折衷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立场，甚至任意删改他的文章。这时的魏德迈已通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神圣家族》等著作，开始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负有创造新社会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推动自己勇往直前地去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从而开始对折衷的意图进行批判。针对《特利尔报》的主张，尽管年轻的魏德迈没有财产，又面临着将与女友路易莎·吕宁结婚而很需要固定的薪金收入，但他还是为了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对报纸总编辑说：“我只能按我自己的观点写文章。既然您对此难以接受，那么我继续担任编辑这件事已成为不可能。”从而离开了《特利尔报》。

这时的魏德迈，还担任着《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的副编辑，并且是这份杂志经济问题撰稿人。他曾在吕宁主持出版的《德意志国

民鉴》第二卷中撰文，介绍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并指出该书是“我们当代著作中最 重要的文献之一”，从而开始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传播者。正如他对马克思所说的：“我们在自己文章中所阐明的观点最初完全是由于你的影响才产生的，并且也仅仅是由于你才产生的这种观点。”

魏德迈与马克思、恩格斯真正开始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是从1846年准备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开始的。

当时，马克思流亡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寄居在这里的恩格斯合作，共同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魏德迈从威斯特伐里亚出发，不辞辛苦，去访问马克思、恩格斯，并加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为这个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最早成员。

当魏德迈到达布鲁塞尔后，他首先便接受马克思的委托，同德国的朋友们通讯，筹备建立出版社事宜，以便出版共产主义文献，尤其是尽快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

当时的魏德迈本打算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稿尽快赶回德国，与未婚妻路易莎·吕宁结婚，这是早就定下来的。但他在比利时逗留的时间比预定的要长得多。当时，马克思因家中有要事，不得不离开布鲁塞尔一段时间，这样一来，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工作就几乎全部落到了魏德迈的身上。马克思回来后，又一定要魏德迈再留在布鲁塞尔一个半星期。魏德迈不得不服从“这一‘无情的’工作需要”。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将时刻准备为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一切牺牲，更何况一个半星期的时间呢？实际上，他回到威斯特伐里亚时，已经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一个半月。

一回到德国，他就奔波于各地，争取出版他千辛万苦带回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本来，魏德迈希望得到企业家朋友，也称自己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雷姆佩尔和迈耶尔出钱来创办出版社，并指望自己能够主持这个出版社，以便通过这种途径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出版。但是，轮到要钱的时候，两个实际上的资产者，却违背了对魏德迈许过的诺言，改变了态度。他们给马克思写信，告之资金已投入另一项事业，抽不出来。如此一来，预期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获得一笔预付稿费的希望落空了，这给两位作者以很大的打击。为了摆脱经济上的窘境，马克思只好把家中的金银什物送进当铺。

雷姆佩尔和迈耶尔拒绝出资，是因为他们了解到这部书稿的内容与他们的理论相悖，但与这两人的友好关系，使魏德迈没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还写信给马克思为他俩的行为辩解，认为是“他们目前自己也在受穷”。

魏德迈为雷姆佩尔和迈耶尔的辩解使马克思“相当不快”。当魏德迈了解了马克思经济上的窘境之后，表示很愿意尽自己所能帮助马克思时，遭到了马克思的拒绝。这时候，忠厚正直的魏德迈，仍然认为马克思对雷姆佩尔等人的愤慨缺乏道理，他们违背诺言只不过是“各种情况的不巧凑合”。

这时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对魏德迈产生了误解，认为他仍然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个鼻孔出气。恩格斯还撰文批评魏德迈编辑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复杂的形式；魏德迈的文章里有一系列的矛盾，这些矛盾证明了魏德迈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出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敬仰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真诚，魏德迈不理睬自己所受的委屈，仍尽一切努力，力求做到与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相统一；同时，他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继续四处奔波。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他又努力使《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发表了该书的部分内容。与此同时，他仍怀着巨大的热情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和观点。他还筹措到一笔钱，资助马克思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后来，他又竭力促成了《威斯特伐里亚汽船》转载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通告》、刊登裴迪南·沃尔弗所写的推荐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论文。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在转载《反克利盖通告》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吕宁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愿，不仅给这篇文章加了导言，而且在个别地方改动了原文，由此招致马克思的不满。起初，魏德迈还想采取调和的立场，替吕宁辩解，但他最终还是站到了马克思的立场一边；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最终理解了魏德迈的诚实、正直和好意，相信他是好心帮了倒忙，战友间的误解很快便烟消云散了。从此，魏德迈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得力助手。

工作在白色恐怖下

1849年5月，魏德迈在法兰克福的家中，接待了马克思一家。

1848年，欧洲爆发了一场革命，革命由1848年1月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巴勒莫开始，接着是法国的二月革命，二月革命又推动了德国的三月革命，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又加速了东南欧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的革命。当时，德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的统一，消灭封建割据，这也是反封建的各个阶级的共同要求(当时的德国还只是一个各自为政的松散的联邦)。

随着革命的爆发，马克思恩格斯赶回德国，在1848年6月，创办了《新莱茵报》，以便宣传、组织群众，指导革命斗争。

几乎是与此同时，魏德迈也接受委托，担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民主派机关报《新德意志报》副编辑。在魏德迈的努力下，《新德意志报》大量报道各地的活动，转载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上的文章，使该报成为贯彻马克思制定的路线和政策的宣传工具。而此时的《新莱茵报》由于站在革命斗争最前线，普鲁士政府对它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对《新莱茵报》不断地进行诽谤和传讯，在他们镇压了莱茵河沿岸的群众起义之后，就再也难以按捺对《新莱茵报》的仇视，终于在1849年的5月19日封闭了它，并将马克思驱逐出普鲁士，这样，流亡中的马克思就只好携家小来到战友魏德迈家小住，并把自己走后德国的工作该如何继续开展，向魏得迈做一交待。在此期间，魏德迈在各方面给予马克思一家以极大的帮助。

马克思离开德国后，坚持留下来、继续利用舆论工具进行斗争的任务就全部落在魏德迈肩上。此时德国的形势已相当恶化，而且还在

继续恶化。但魏德迈把个人安危完全置之度外，坚持出版《新德意志报》，并利用该报号召人民群众奋起反击封建势力的进攻。

1848年的革命失败后，许多在起义的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都被迫流亡国外，而魏德迈却是在凶险环境中仍留在德国的极少数的革命者之一。这样，重新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民主运动的工作也同样落到了魏德迈身上。

魏德迈在重整民主运动的同时，还要竭力帮助在经济上陷入非常窘迫境地的、流亡在国外的革命者。他不但在经济上帮助了马克思，而且还积极为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以及其他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物色出版者。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创办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刊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总结革命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魏德迈应马克思的要求，不但为该刊撰写文章，还在《新德意志报》上刊登介绍该刊的广告，向社会广泛宣传马克思主办的刊物。

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力图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为了执行它的指示精神，魏德迈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法兰克福地区重建同盟的秘密组织，恢复工人联合会，组织民众集会。当时，被委派到德国南部和西部任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兰克福区部主席的魏德迈还做出了一件在当时的那种革命形势下和最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少出现的事情，就是为了在同盟内部反对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他把企图使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运动合并起来的代表人物、德国新闻工作者卡尔·布龙开除出同盟组织，从而纯洁了同盟队伍。

由于魏德迈的努力，法兰克福成为工人运动取得重大进展的地区之一，在德国的西部和南部，同盟成立了新的支部和小组。1850年，加强了自身活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始成为德国最有影响的革命组织，以致1850年迁至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同年12月发表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谈到魏德迈领导的法兰克福区部以及莱茵省的情况时指出：“科伦区部和法兰克福区部当作德国的良好典范。”这种典范就是同盟区部下属的各支部，在白色恐怖下组织群众的掩护方法多种多样，多以“体操团体”、“歌咏团体”等形式为活动名义，从而较顺利地敌人眼皮底下开展了工作。

此时的魏德迈，在思想上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为趋于一致。就在1850年秋，还出了一件大事，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定的在革命转入低潮形势下的正确的方针和策略，醉心于立即再次发动新的起义、成立“工人临时革命政府”等左倾冒险主义的空谈。魏德迈谴责了他们的冒险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清醒地指出他们的“革命”高调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维利希的思想没有超出“兵营共产主义”的范围，与魏特林的世界观十分相似。在魏德迈的认识中，他完全站在马克思一边，认为在1850年秋天开始，一个新的工业繁荣期出现，在短暂的未来，真正的革命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为未来的革命训练群众、组织群众、积聚力量上。

为了接济在国外的流亡工人，魏德迈根据马克思的要求，竭尽全力帮助在英国伦敦的流亡者。他不仅仅满足给流亡工人们寄送千方百计筹募来的款项，而且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在《新德意志报》上勇敢地刊登马克思署名的《救济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揭露了反动统治的专横和残暴，以及在白色恐怖下，革命者遭到残酷

迫害的情景。这篇呼吁书不仅是要求救济，而且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反动统治阶级的强有力的战斗檄文。

在反革命的势力正无比强大之时，魏德迈却有如此之勇气，实在是由于他已做好了应付一切危险后果的准备。1849年8月，他怀着革命乐观主义态度致信马克思说：“要是我的报纸非停不可，那时我就要试图把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个小型报纸编辑部搞到手，以便利用它一直奋斗到下次革命，或者到某个监狱中找到不花钱的住处为止。”

果然，坚持到1850年12月，普鲁士当局再也难以容忍《新德意志报》了，终于把它查封。魏德迈被迫转入地下，留在法兰克福继续坚持战斗。正如他致信马克思时所提到的，他几次去到科伦参加筹划创办共产主义杂志的活动，但都没能成功。

1851年5月，科伦发生了共产党人案件。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特使彼得·诺特荣克在莱比锡车站被捕，警察在他身上搜出《共产党宣言》等文件，以及科伦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介绍信和盟员的通讯地址，由此引出了普鲁士当局借此掀起的一场新的恐怖活动，大肆搜捕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当时，魏德迈已经人告知，他也在被搜捕之列。

为了营救战友和揭发当局的阴谋，魏德迈受马克思委托，于6月初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去科伦了解情况。他临危不惧、沉着镇定，机智地骗过了到处搜捕他的敌人，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相关材料，于6月10日，写信给马克思作了情况汇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反动当局的搜捕日益抓紧，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已经变得极为困难，魏德迈也只好暂时隐蔽到城郊。但即使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仍不忘工作，写信向马克思索取英国国内外贸易资料，想用躲避追捕的这段时间，为工人编写一本通俗的经济学读物。由于风声愈

来愈紧张，他的处境日益危险，马克思和恩格斯愈加忧心他的安全，写信询问他，是否可到伦敦去。

从1851年到1852年，反动当局对革命者的打击愈演愈烈，镇压所有社团组织，禁绝一切群众集会，全国各地到处搜捕革命者。柏林警察总局的周报上，几乎每个月都载有被驱逐出法兰克福的工人名单。迫于形势，魏德迈再留在国内也已不可能进行革命活动了，而且也无法找到工作养家糊口。所以，魏德迈于1851年7月，携同妻儿流亡到了瑞士。

在瑞士，魏德迈的境遇仍很糟糕，找到工作的机会极为渺茫，他只好和马克思、恩格斯商量侨居美国的问题。

鉴于美国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部分地区甚至存在着奴隶制，正需要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开辟工作。所以，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需要，魏德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赞成下，离开了正处于革命低潮期的欧洲，远渡重洋去了美洲新大陆。

新大陆的播火者

19世纪初的美国刚刚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随着工业的发展，美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新兴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变得日趋尖锐起来。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参加工人运动的还主要是手工业工人，从20年代起，工业无产阶级开始参加了运动，从此，工人运动在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随着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革命的参加者逐渐流亡到美洲这片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大陆以逃避追捕和监禁，而这些流亡者又大都是熟练的工人、有知识者或农场雇工，所以，美国的工业发展和工人运动都深受影响。

9月，正是浩瀚的大西洋风高浪险的时节，经过近40个日日夜夜的颠簸漂泊，一艘名为“卡塔丽娜与麦利·克拉尔克号”的轮船终于横渡重洋，给这片新大陆又带来一批新的移民，其中就有魏德迈一家。

当魏德迈一家人终于踏上这片陌生土地时，迎接他们的是忧虑和艰难。

魏德迈的大儿子一上岸便染上重病，先是发烧感冒，最后发展成脑炎，生命堪忧。为寻找住处、熟悉环境、了解情况，魏德迈不得不整天东奔西走，从而花去了他太多的精力，使他感到心力交瘁。而来时，马克思郑重托他到美国来开辟工作的任务，更宜尽早开展，但在人生地疏的环境，找工作尚感困难，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又谈何容易？魏德迈的面前，困难重重。

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着极为混乱和严重的分裂现象。因为在美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深受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企望以和平的手段建立社会主义。欧文在18

25年曾到美国购地，进行实验；魏特林来到美国后，竭力宣扬他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克利盖更是鼓吹：只要把14亿英亩土地免费分配给愿意接受土地者耕种，就能消灭贫困和苦难。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形形色色的团体在活动。

为了及早改变这种状况，魏德迈觉得必须尽快把革命的宣传work搞起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所以，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在到达美国后的第二年，实现了他原来拟定的、出版一份周刊的计划。在1852年1月6日，终于出版了《革命》周刊。

《革命》周刊是美国第一家马克思主义刊物。“新周刊的任务”就是“尽可能清楚地叙述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在旧世界越来越强烈，而且只能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而告终”。在1月6日出版了第一期之后，接着在1月13日又出版了第二期刊物。这两期《革命》周刊转载了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国际评述(三)》的一部分，《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等文章。

为了支持魏德迈的工作。马克思把1851年12月开始写作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稿件陆续寄给他，直至1852年3月25日，最后把结尾部分寄给他。马克思还动员他的战友为《革命》周刊写稿，以支持魏德迈的工作。但《革命》周刊因经费难以为继，只出版了这两期，就被迫停刊了。

当时，魏德迈的家庭负担也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而且他的第三个孩子又出生了，给他添加了更多的烦恼，微薄的收入已不敷家用。但为了出版马克思的著作，他还是不得不到处活动，千方百计筹划资金。好在这时，有位来自法兰克福的流亡工人捐出自己的所有积蓄，给魏德迈作经费，这才使《革命》作为不定期刊物得以恢复。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在复刊后的第一期上发表。为

此，魏德迈致信马克思，告之工作正在顺利进展。可没过几天，他又陷入新的窘境。印刷厂拖延工作，并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魏德迈必须搞到纸张，印1000份，需90美元，还必须额外添加20美元。为了刊物的出版，魏德迈只好搬家，迁往更为便宜的住宅，以筹措所需资金。

正在此时，著作出版遭受挫折的马克思也同样面临家庭的贫困，因而有些情绪激动。他口授威廉·沃尔弗给魏德迈写信，请他如果不能立即出版，便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原稿交还作者。这使魏德迈很感伤心。好在不久马克思便接到了著作已经开始印刷的消息，就另外写信给他，请他对沃尔弗的信务必不要太认真。“你知道，在我们处境非常窘迫的情况下，某种过分的激动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在信中诚恳地说。

魏德迈深深理解马克思的这种心情，因为他自己也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他在著作印出后，又不得不绞尽脑汁去销售它，所有在美国的朋友和熟人都被动员起来，可是销售情况仍使魏德迈大失所望。而此时，他的小儿子仅存活几个月便死去了，妻子也因此陷入极度沮丧之中。但马克思的著作却终于在美国传播开来，而魏德迈在把所有剩余的著作推销掉之后，才勉强维持了自己家庭的生活。这一切，魏德迈却毫无怨言地默默承受了，表现出其谦虚高尚的品质。后来，恩格斯在和马克思谈到魏德迈时说：似乎他认为根本不谈自己的情况是他的义务。”

1852年，魏德迈又创办了《石印通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供其他报刊选用。他还把马克思、恩格斯寄给他的其他文章转寄给美国报刊，这些报刊包括《纽约民主主义